

西岭山中挖天麻

□刘源

茫茫西岭，山峦重叠，山崖与土冈交错，竹林与树林夹杂，是天麻的绝佳生产地。在西岭，人们把野生天麻叫山芋头，每年5月在崇山峻岭中搜寻野生天麻，是西岭山民的一项副业。当地人不是单一地挖天麻，还要掰竹笋。

挖天麻、掰竹笋是体力活，也是技术活。不仅要翻山越岭、爬坡上坎，钻荆棘、过峭壁，更重要的是要选择季节和时间。5月初，竹笋冒头，天麻吐芽，正是天麻质量最佳、竹笋最嫩的时节。所以，挖天麻、掰竹笋的最好时间是5月初，雨后，清晨入林，午后归来。

攀行在湿润的山路上，两旁葳蕤的草木嫩绿逼眼，叶梢还有零星雨滴掉落，空气里满是泥土和草树的芬芳。远山如黛，山腰间缠绕着玉带一样的云雾，雨后的天空清洁如洗。

山民低头钻进林子，然后就一直躬着腰，在竹树混生的丛林里穿梭。眼睛则借着清晨从林梢洒进的阳光，在苔藓、浅草和枯叶覆盖的地上扫视。天麻和竹笋特别喜欢生长在靠近山岗的缓坡，尤其是土层厚实而肥效优良的黑色

地带。竹笋刚探出头，尖的头犹如老鼠的嘴巴，在有枯叶遮盖的地方躲躲藏藏。探指入土，一握在手，向旁一掰，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在静悄悄的竹林里显得有些惊心动魄。

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岗，钻进一片又一片丛林，或弓腰驼背，或匍匐前进，或惊喜连连，或失落叹息。半天下来，也许竹笋掰了几十斤，但天麻不一定有收获。天麻不是随便就能发现的，要靠运气。运气不好，整天都难见踪影。

一旦遇到“窝子芋”，那就可观了：在一个缓坡的凹凸处，或一棵腐烂的树桩边，如鳝鱼的头一般直直地竖着几根独苗，无叶无枝，围成圆环。这就是“窝子芋”，是由前一年的天麻种子散落周围而生长出来的天麻。一般情况下，一个“窝子芋”能挖一斤多天麻。

还有一种意外惊喜，许多钻山的人几乎都经历过。半天不见天麻，竹笋却大获丰收，于是把竹笋倒在地上，削笋剥笋，然后装进布袋。就在你从面前的火堆里拿起烤得香喷喷的玉米馍准备送进嘴巴

时，或伸个懒腰解解乏时，或向周围无意一瞥时，一株或一丛天麻苗突然出现在你的手边、背篋边，甚至腿边。单株的遗世独立，傲然不群；成堆的随意排列，自由自在，那么安宁，那么自然，那么和谐。你惊不惊奇？喜不喜悦？意不意外？

挖完天麻，一般要将挖开的泥土回填。因为那些泥土中，还隐含着许多散落的像孢子一样的天麻果实，也有部分天麻皮屑，它们会在来年长出很多的新嫩天麻来。

太阳已经当顶，隔着丛林也感到热辣辣的时候，就该回家了。天麻的苗，在高温或太阳光的照射下，变得柔软低垂，藏到草丛枯叶中，就极难被人发现了。

回到家里，将洗净的天麻在煮过竹笋的水里烫一分钟，然后在米汤里浸泡几分钟，放在洗净的锅底，用煮饭后的余热烘烤。天麻就可以送到供销社卖钱了。

天麻名贵，但人们靠着耐心和努力可以找到。寻找过程中的艰辛、磨难和意料外的喜悦，是许多人体会不到的。

记忆中的宽窄巷子

□陈思颖

上世纪90年代，从我家屋顶望向西北，总能看见朱萸碧瓦一片，那里便是宽窄巷子。

巷子宽宽窄窄，巷里的房屋和墙古色古香，好似古装片中的场景，一砖一瓦都精巧别致。当我行走其间，仿佛回到百年前，身着长袍马褂，手握杀矢大弓。

宽巷子里的院落轩庭恢宏大气，错落有致，个别翻新后的人家更是富丽堂皇。窄巷子相对黯淡不少，街道窄、宅子旧，墙上的色彩因年代久远显得不太均匀，却另有一番古朴气质。

那时，砖瓦房无处不在，并不是特别稀奇。要说这两条街的迷人之处，大约是其中浓浓的生活气息了。成都被群山环抱，常年云遮雾盖，冬天要是出了太阳，人们再忙也会找个地方坐下，泡上一碗盖碗茶。饮茶之处不见得有多气派，茶叶亦称不上顶级，但人们不大讲究，品两口又津津有味地与旁人摆龙门阵去了。

少城的日子总是那样平静和惬意，少有跌宕起伏，大家聊的不过是一些家长里短，却将人心拉近了。巷子里的人，家家户户相互认识，毕竟世代代都住在

巷子里，多历年所，任物换星移。这条街对大家来说，便是家，便是生命。

不管晴阴雨雪，“长城”总是要砌的。四川麻将很随意，三缺一就打3家，多了人便“买马”观战。宽窄巷子的麻将桌边总有不少观战者，他们聚精会神，欲言又止。等到一局结束，伴随着麻将倒下的轰隆声和哗啦哗啦的洗牌声，人们七嘴八舌地谈论起刚才的战况来。

不过，说到士气，隔壁下象棋的老人还是略胜一筹。棋纸铺在石桌上，表面古旧泛黄，褶皱处有细微的磨损，木质棋子经过多年“战乱”，被磨得锃亮。与麻将不同，下棋者多了几分紧张认真，少了些轻松闲适。手里捏着卒，或许心里早就算到越过楚河汉界厮杀的血腥场面了。另一方也不闲着，心里已经做了七八种假设。

下了半晌，其中一位老爷爷忽然把棋子高举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伴随着“咚”的响声，一棋落盘，胜负即分。这“将”军的气势，不输电视里那些沙场上的勇士。老爷爷的八哥得意地在栖杠上叫唤，似乎也为主人的善战感到自豪。它翎羽丰

满，除却尾巴上的一抹棕黄，浑身漆黑，泛着墨绿色的光泽。

窄巷子里，卖糖油果子的嬢嬢又出来摆摊了。她的摊位很简单，一个组装小桌子，桌子上一个油锅，下面一瓶煤气。嬢嬢把糯米粉团往油里一扔，糯米团子噼嗤作响。炸至金黄后捞起来，再用热红糖一淋，白芝麻一沾，穿在竹签上就算大功告成。

一串有三四颗糖油果子，每一颗都浑圆光亮，皮脆馅软，外面的红糖蔓延到里面软软的糯米里，一口下去，满嘴香甜。有的人卖的糖油果子是空心的，但住在窄巷子的糖油果子嬢嬢不会，她的每个果子都很大，都是实心的。5毛钱一串，大多是街坊邻居买，一买就是四五串。

后来，随着宽窄巷子景区开放，原来的居民搬走，世界各地的游客出现在这里。

我常常怀念起小时候在宽窄巷子所见到的一幕幕热闹场景，人们在那里出生，提着鸟笼，端着叶子烟，一碗蒙山茶，一盘棋，晃眼就是优哉游哉的几十年，仿佛一支轻盈的回旋曲，生生不息，永无休止。



秋天的桂花雨

□潘永红

八月桂花香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家门口那棵桂花树上就挂满了密密麻麻的可爱花儿。中秋的日子就是伴着桂花的味道一路走来的。

情由景生，这段时间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桂花香味，心情特别轻松愉悦。尤其是清晨醒来，推开窗门，金桂艳、银桂亮，竞相绽放，那扑鼻而来的香味令人神清气爽。我站在桂花树下，陶醉在这弥漫着桂香的秋天中。

雨后的风，让树下铺满了一地成熟的花朵。拾起一颗小小的花粒，放入掌心，惊叹这小小的花儿竟是如此的美丽。

农历八月是桂花开放的季节，也是诗人们以桂吟诗的季节。瞧，陆游闻桂：“独坐小庭里，风送桂花香。冷露如清泪，嫦娥亦何伤？”《浣花溪·恋翼》中也描述道：“桂花香飘

丝雨天，朵朵铺地惹人怜，只因知是尘土恋。犹忆当初识红颜，明年今时又怎念？但愿此情永不阑。”这些诗人的咏叹调都与桂花有关。

八月是秋天的季节，充满着丰收的喜悦之情。看，谷子熟了，低垂下那金色的光芒，秋风荡起镰刀，收割着喜悦；橘子红了，压弯了枝头；枣子熟了，红的、绿的渲染着大地；柿子红了脸庞，高高地挂在枝头。

秋天，蝉声沉落，蛙声渐止。太阳被大地的热情融化，悄悄地升了起来，云变淡了，天地间顿时开阔起来。桂花树把喜悦写在脸上，绽放出朵朵笑容，散发出迷人的桂香。

依偎在秋天里，轻轻地抚摸着、拥抱着、体味着这一份快乐与温暖。依偎在桂花树下，听一首抵入心扉的曲子，品着桂花的清香，恋着故乡，陶醉在这桂花雨的秋天里。

家有宠物

□陈辰

家里无端多出一个动物，实在是我没想到的。女儿说，在路上偶遇到，听说要被送到狗贩子那里去，忍不住用自己的生活费买下来了。

这只叫包子的小狗，有着美好的颜值，白色的皮毛下有一张狐狸的脸型，一看就比较招人喜欢，但也没能打动我的心。从听说它要来到这个家的那一刻起，我便想着怎么安顿它。

养狗，在我看来是个责任活，养一个孩子还费心。不懂交流不说，得伺候它吃喝拉撒，关在家里久了担心抑郁，每天必须带出去遛弯，还得防着和同类争吵打架，有个头疼脑热还得送宠物医院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工作一旦开始，不是一两天一两个月，那是10多年的坚持。我知道，我无法胜任这项工作，家里人也都有各自的事情，照顾它成了一个难题。

和女儿沟通多次后，她终于同意给它找一个好人家。

可母亲听说后，不放心了。即便才养了两三个月，偶尔带去父母家晃晃，但母亲已把它当成了家里的一员。她总担心这担心那，总害怕包子离开这个家就去了水深火热的别处，只有自家才放心。我做了很多工作，无果，终于答应让她养一段时间看看，如果她和老爸有能力、有精力，也算有个事情做，说不定因此身心愉快而变得健康呢。

只是，正如我所预料的一样，老两口对包子就像对一个小孩，无微不至地照顾，吃的不必说了，犯错了也只是苦口婆心地口头教育。天气最热的时候，为了包子，两人卧室不开空调，只在客厅开着空调。

任性是怎么养成的？娇惯。一岁多的包子在一个晚上把母亲的手划伤了。它要睡着的时候，母亲过去想抚摸一下，包子一回头，牙齿划

在了母亲手上。半夜，母亲去医院打预防针，我被这小东西弄得七窍生烟，也埋怨母亲的固执。母亲有些懊恼，妥协了，说，算了，给它找个好人家吧。

就在要送走包子的时候，因为新冠肺炎疫情，我们和它只得留在家中。封控的日子，我们不得不和包子朝夕相处。

每天给它弄吃的成了我的功课，一来是不忍心饿到它，二来是有点讨好的意思，这样对它好，它应该听话才是。看着它摇着尾巴屁颠屁颠地跟在身后，为了吃东西言听计从的样子，着实让人忍俊不禁。怪不得那些训狗师从来手里都拿着零食，动物的条件反射来自于需求，我也学到了这一招。

有人说，一岁多的小狗应该有两三岁孩子的智力。喂养了一段时间，包子明显和我亲近了许多，虽然我从来不敢抱它，但可以轻轻地抚摸它了。它不会说话，只能用身体的触碰表达喜怒哀乐。无论我做什么事情，发出什么动静，包子都全神贯注地盯着，仿佛它在用心思考，好像能看懂学会似的。

它调皮的时候，在屋里奔来跑去，乘你不注意跳上沙发，又在你佯装生气时快速逃开；它安静的时候，不打扰你喝茶看书，悄悄地走过来依偎在一旁，像是懂事的样子；半天不理它的时候，它又挠挠你的脚，好像提醒着它的存在，眼神悠悠地看着你，仿佛急切地要表达什么。

包子不像别人家的宠物，没有温柔的性格，听见异响或是生人走动，它的声音分贝高得过分，还不听劝地咋呼一阵。或许，它认为作为这个家的一分子，有责任捍卫自己的领地和安